

# 在菏泽大剧院

□黄体军

在菏泽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,有一座能给人带来这么多幸福感的新剧院,它已成为当地人的心理地标。这就是菏泽大剧院。

## 百鸟朝凤

菏泽大剧院,新年音乐会,中国青年民族乐团。

乐团的灵魂是他,舞台的王者也是他。

所有乐器和它们的主人都虔诚地仰望着他,不敢有丝毫懈怠;同时他的目光遍及舞台所有角落,不忽略任何一处。一首《春节序曲》下来,他完成了一对一、一对多的精神交流。这是一场默契的美妙的交流。

他是王甫建,乐团的指挥。但唢呐曲《百鸟朝凤》出现了,舞台的主角刹那间发生了变化。百鸟一出,王者甘愿成为配角。

这是今晚唯一一首他不是主角而甘当配角的曲子。他朝见百鸟,又与百鸟一同朝凤。

多么伟大的《百鸟朝凤》啊,这是鲁西南人的胎教音乐。

这是迄今为止我欣赏到的唢呐曲《百鸟朝凤》的最高级版。过去多是一个人吹,今晚则是三个人同时吹;过去常见的是三五个人混搭的乡村乐班,除了主角的一把唢呐外,顶多再加上一笙、一梆、一锣作陪,今晚为之配音的则是一支五六

十人的国家级乐团,除唢呐外,笛、笙、琴、琵琶、阮、筝、笙篪、胡,应有尽有,它们甘愿为唢呐充当配角。

它们朝见唢呐,朝见百鸟,又与百鸟一同朝凤。

## 爵士四重奏

真棒啊,凯文·沃伦!我终于听到了期待已久的鼓音。它出自一场爵士四重奏。

2013年10月20日,菏泽大剧院,加拿大亚尼克·瑞约爵士四重奏,一个半小时,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现场听爵士乐,也饱了一顿爵士乐的眼福和耳福。

主角当然是萨克斯和亚尼克·瑞约,但四重奏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主角。萨克斯,吉他,低音提琴,爵士鼓,自由组合成二重奏、三重奏,或者独奏,但不管是二重奏还是三重奏,都对即将出现的四重奏怀有一种隐约的期待。

每个人,每种乐器的暂时缺席,都意味着其更大的回归,因为这是另外三种乐器的深沉的希冀。

四个人中我最喜欢的是鼓手凯文·沃伦。他经常闭着眼,鼓槌似乎是双手的延长,感觉大于思想,自由敲打,灵魂飞舞,直达天庭。

我最尊敬的是亚尼克·瑞约,他是乐队的灵魂,是总指挥,他的武器是萨克斯,但真正让我肃然起敬的是,他作曲家

的角色。对于作曲家,尤其是作曲家兼指挥家,我素来仰目视之。

今晚演奏的《在神话中》、《报告》、《新注释》、《终结》、《黑色的三》、《圈之角》、《宽广大路》、《乔司博士》、《原始之歌》皆出自亚尼克·瑞约的原创。《沂蒙山小调》和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也是由他改编成加拿大爵士乐的混搭。

亚尼克·瑞约着一身黑色的宽松的练功服,就像一个主宰舞台的黑色灵符,他在这里,又不在这里。在这里,在这方舞台上,他只是灵光一闪而已。

此时,我又回忆起那种仿佛施了巫术的鼓声。由远及近,由近及远,密密麻麻,无边无际。每一种声音都是一条道路,一种选择,一种可能性,而这众多的可能性,众多的道路,众多的选择,正是其永恒魅力之所在。

## 风儿,它牵动了什么?

大剧院,“菏泽之春”音乐会。

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即将开始,工作人员正对舞台做最后的布置。

观众陆续入场。从外面的牡丹广场望过去,大剧院像一朵巨大的牡丹在灯火辉煌中绽放。

在灯光的笼罩和保护下,星星、原野、土地,似乎分外遥

远。大剧院又像一只巨轮在黄昏里轻摇慢舞。

一个女人在广场上行走,风吻着她的连衣裙。走着走着,她变成了一只野狐狸,消失于白昼和黑夜的拐角。

一只猫在广场上行走。它曾是一只流浪猫,后来被人收养,主人给它取名狐狸精。

一个小男孩牵着妈妈的手在广场上行走。母子俩时断时续的对话声:

妈妈,妈妈,你看一只狐狸消失了。

什么狐狸?那不是一只猫吗?

不,妈妈,你错了,猫是猫,狐狸是狐狸呀。

傻孩子,菏泽城哪有狐狸呀?

妈妈,妈妈,你看,它又回来了。

它又回来了?噢,那不是一个女人吗?你应该叫她阿姨。

不,妈妈,你错了,它真是一只狐狸呢。

一个孩子喊道:我画猫,画虎,画狐狸。我画了一只三不像,它像猫,像虎,像狐狸。

一只猫在黄昏里行走,在广场上行走,它曾是一只流浪猫,后来被人收养,主人给它取名狐狸精。

一个女人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:我怎么感觉自己像一只狐狸呢?

风儿,它牵动了什么?



菏泽大剧院外景。邓兴宇 摄。

# 品咂家乡方言

□张同华

我的家乡菏泽历史悠久,人文荟萃,底蕴深厚。菏泽地区的方言属于典型的北方方言范畴,与普通话的差异虽不像南方方言那样明显,但又带有浓烈的本土印记,具有鲜明的地域传统文化特征。菏泽不仅是有名的牡丹之都,而且还有好汉之乡的美誉。

故乡的人个性粗犷、豪放、朴实,处事果断、为人耿直,表达方式也直接明了,言简意丰。像第一人称的“我”、“我们”,第二人称的“你”、“你们”,都能用“俺”、“恁”、“咱”代替,互相通用毫无语言障碍。大人们对小男孩叫“小”,对小女孩叫“妮”,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亲昵喜爱。“咋?”表示疑问或设问,与人交谈时回应一个“管”字,则表示“好,放心吧,这事包我身上,绝对没有问题”。“言是哩”,意思是“所言极是,您说得很有道理,我完全同意”!言语间透露出对他人的肯定和赞许。

菏泽地处广袤的黄河冲积

平原,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。家乡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,播撒希望,对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事物有着独特的称谓。“虫艺儿”,是对鸟虫广义上的称呼。把麻雀叫作“小小虫”,大概认为麻雀是飞鸟中个头最小的吧。称金蝉为“爬叉”,也许是因为蝉夜间善于攀爬灌木草丛,还可能其爬行动作形似幼儿的“七上八爬叉”。蛇的形体又细又长,被叫做“长虫”。菏泽人所称的“马蜂菜”,学名马齿苋,茎和叶片肥厚多汁,既能凉拌,蒸煮食用,又具清热、解毒功效。农村虫蜂多,谁家的人被马蜂蜇了,赶忙从地里挖几棵捣碎贴敷,不多时就消肿止痛了。

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从民间中来,从生活中来,从劳动创造中来。菏泽人称被子是“盖体”,盖在体上的;称褥子是“铺体”,铺在体下的。“滴点儿”是说开始下雨了,“住点儿”表明雨停了。“雾细”指的是下毛毛雨,这个词很有意思,颇有朱自

清散文名篇《春》中描述的“像牛毛,像花针,像细丝”的意境。“麦梢黄,麦口儿”,说的是麦子将要成熟收割的季节。“下紧了”,就是告诉你雨雪下得很大。“那雪下得正紧”,这是《水浒传》中“林冲风雪山神庙”章节中的一句话。正是因为这个“紧”字,金圣叹评价“境界全出”,鲁迅先生认为“富有神韵”,周先慎称赞“凝练厚重,惜墨如金”。殊不知,在菏泽上至耄耋老人,下到呀呀孩童,“下紧了”都会常挂嘴边。

方言与一个地方的风俗文化和生活习性相联,所谓“百里不同俗,十里改规矩”。菏泽人把晚饭叫做“喝汤”,现在傍晚时分人们见面,都还互相问句“喝汤了没有?”过去老百姓缺吃少穿,尤其是冬季天寒地冻,天黑了就烧点热汤喝暖暖身子,再说晚上没有劳作,无需多吃干的,喝点稀汤就可以了,久而久之有了喝汤的习惯。菏泽人说的“烤火”,意即取暖。以前

农村没有供暖设备,冬天家里来了客人,主人就会抱上一堆柴火放在堂屋中央点着,亲朋好友围坐一起嘘寒问暖,再把燃烧后的灰烬盛进盆里烘脚。

现在,城市人流行春天里踏青郊游,菏泽民间则有“走百病”的风俗。“走百病去!”正月十六这天一呼百应,男女老少一大早到田间地头走走转转,祈求把“病”遗在路上、丢在野外,使得“百病”全消,身体更加健康。

方言有时好笑,有时添趣,有时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尴尬。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,我乘坐公共汽车探亲归队,乘务员途中清点乘客,发现少了一人,正着急之时,车上有位热心的老乡大喊“这里废了一个”,众人吃惊!仔细询问,原来有个旅客长途劳顿,躺在座位上睡着了。菏泽地区普遍把“睡”(shui)读作“废”(fei)。

方言是一种文化和情结,是难以割舍和丢弃的。

许多在鲁西南生活过的人都有过这样的记忆:小时候在奶奶嗡嗡的纺车声中入眠,在母亲咿咿的织布声中醒来。身上穿着粗布衣,床上铺着棉布单,温暖而舒适。

位于菏泽市鄄城工业园的中国鲁锦博物馆成立于1995年,作为一所专题性博物馆,里面陈列着与鲁锦的历史、文化相关的物品,并对鲁锦进行现场复原,让走进博物馆的人与鲁锦文化近距离接触、对话。

# 鲁锦:鲁西南人的记忆

□李德领

鲁锦是鲁西南地区民间的棉织花布(粗布),因织工精细,绚丽多彩,极似织锦,而于1985年被有关部门定名为“鲁西南织锦”,简称“鲁锦”。鲁锦制造者采用传统的纺织工具和天然颜料,用娴熟的技艺织成,图样、花色繁多,品种逾千种。鲁锦的布局设计、纹样构图严密,图案绚丽多彩,古朴典雅,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,现在已经成为名扬中外的手工艺品和生活用品。

早在商周时期,黄河流域就已出现了一种木制纺织工具——腰机,其结构极为简单。汉代斜梁机的出现则标志着纺织技术的逐渐成熟。在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石像上的“曾母投杼”图中,曾母使用的斜织机即现在鲁西南地区普及的立式织机的先祖。汉代斜梁织机上的卷经轴、经木、综、蹻等关键部件均已具备,使用时可以手脚并用,大大加快了纺织速度。今天看来这种织机结构过于简单原始,但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。

中国鲁锦博物馆馆长路维民说,鲁锦就是过去的“老粗布”,但手工织造工艺极为繁杂,从织棉纺线到上机织布,大小小要经过72道工序,具有独特的手工提花织造工艺,所以形成了色彩鲜艳、对比强烈的图案艺术。与其他地区的手织布相比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。2008年,鲁锦织造技艺被国务院公布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1995年,为了更好地挖掘鲁锦艺术,保护这一民俗民间文化,鄄城县文体局开始筹备中国鲁锦博物馆。在筹备之初,他们就觉得博物馆不一定要大规模,但一定要有厚重的历史感,要让游客流连忘返。

1996年,他们向山东省文物局申请了三万元博物馆藏品征集费,之后便开始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买鲁锦面料。由于鲁锦制作费时、费力,当时民间织布的人已经不多。在收购中一条床单竟要价500元,工作人员在几经讨价还价后最终还是没能成交。鲁锦博物馆怎能没有鲁锦?后来路维民和同事们想尽各种办法,最后购进了一批毛巾被,用以置换鲁锦,最终受到人们的欢迎。如今,博物馆内鲁锦面料总长度达3000余米,鲁锦成品170余件,鲁锦机具80余件,图片1000余幅等。

如今,中国鲁锦博物馆已搬至鄄城工业园内,正在对展厅进行升级改造。博物馆将以鲁锦文化为主题,分为历史、记忆、文化、传承四部分,更好地将现代生活与传统生活相结合。

“鲁锦是农耕经济的产物。”路维民说,新的博物馆还因此增加了鲁锦的生产背景,增设了犁、耙、太平车等工具,并向参观者展示工艺流程等。同时,博物馆还会展示鄄城典型村落的图片、砖雕、条编等手工艺品,并在展厅入口处充分利用空间宽敞明亮的特点,用鲁锦形式喷绘,通过抽象图案的重复、平行、连续、间隔等变化,形成特有的节奏和韵律。

“新馆建成后,我们将会组织小学生来参观,对其进行乡土教育,让他们了解菏泽的本土文化。此外还要与旅行社联系,让游客来鄄城旅游时免费参观鲁锦文化。”路维民说,他们想通过这些措施来保护鲁锦这一民间技艺,并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、欣赏鲁锦。